



不毛之地

「日」山崎丰子

著

刘小俊译

下册

北面昏暗的天空中，一道光线突然像彩虹一样浮现出来。光线越来越近，一直延伸至天顶。浅绿色的光回旋着，慢慢化作七彩幕布，在天空中无比壮丽地摇曳着。那就是北极光。那七彩的光芒，让西伯利亚无情的天空有了一种深不可测的美。“活下去做历史的证人”——无论命运多么残酷，也必须顽强地活下去。谷川大佐曾经这样告诫自己。在北极光中，壹岐又一次清晰地听到了他的声音。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不
毛
之
地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不毛之地

[日] 山崎丰子 著

刘小俊 / 译

下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毛之地 / (日) 山崎丰子著; 刘小俊译.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552-0901-0

I. ①不… II. ①山…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0494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13-170号

FUMO CHITAI Volume 1~5 by Toyoko Yamasaki

Copyright © 1976、1978 by Sadaki Yamas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 书 名 不毛之地
著 者 (日) 山崎丰子
译 者 刘小俊
主 编 魏大海
出 版 人 孟鸣飞
总 策 划 贺鹏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68068026
策 划 刘玉林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特约编辑 霍芳芳
封面设计 毛 增
出版日期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照 排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72
字 数 1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0901-0
定 价 158.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小说 畅销

(接上册)

◆第二十二章 纽约◆

Chapter 22

东河上漂着浮冰。在河畔的一所公寓里，壹岐迎来了在纽约的第二个新年。

冬天的纽约天亮得很晚，外面还笼罩在黑暗中。气温只有华氏五六度，按日本的单位说在摄氏零下十四五度。

壹岐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漂浮流冰的河流。壹岐的公寓在曼哈顿 East 58th St. 高级住宅区一座公寓楼的三十七层。这套公寓是为美国近畿商社社长准备的，有一个兼作客房的四十平方米的客厅、十八平方米的餐厅。还有厨房、浴室、厕所、书房和两个卧室。室内家具都是统一的欧洲格调。在这宽敞豪华公寓里只住着壹岐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国近畿商社社长的繁忙工作，这里的一切，豪华的家具、舒适的空调对壹岐来说都毫无意义。两年零四个月前，他的妻子就在他眼前遇到飞来的横祸，离开了人世。他把一双儿女留在日本只身来到纽约。如果没有了现在的工作，对他来说，这里和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监狱没什么不同。

一艘飘扬着星条旗的一千吨位的货船正顺流而下。它由远而近，驶过沙洲，向下游航行。驶过之处流冰左右摇晃，雪花般的冰浪打在冰冻的岸上和沙洲上，转眼变得粉碎。

货船从阳台下面缓缓驶向远方。壹岐回忆着他命运的坎坷——曾经自己连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生活在纽约。从大本营参谋到十一年的西伯利亚羁押生活，再到成

为商社人的这十一年。现在，自己身在纽约，每天与曾经的军事上的对手展开激烈的商战。永远得不到安宁，这就是自己的命运。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死亡。战败时视投降为耻辱自绝身亡的战友；在西伯利亚因饥饿、寒冷和繁重的劳动倒下再没有起来的同胞；为了获得第二次人生进入商社，被卷入FX商战时，陆军士官学校以来的好友川又伊左雄空将辅不知是自杀还是事故的死亡……死亡总是紧紧贴着自己命运的转折点。自己甚至背负着害死妻子的命运。如果当时自己不叫住妻子，就可以避免发生那么惨烈的交通事故。看着眼前高耸于灰色天空的高楼，壹岐觉得它们如同死者的一个个巨大墓碑。他就像流浪在纽约这座巨大的城市，心里感到冰冷无助。

壹岐想不下去了。他打开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早晨七点半的天气预报。荧屏上显示出气象图，播音员播报道：“现在播送一月二号纽约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天，由于来自加拿大寒流的影响，上午气温是华氏五到六度，中午气温回升到八度左右。从傍晚到晚上，局部地区有降雪。”接着是健牌香烟的广告。五月到九月期间，天气晴朗的时候，壹岐能看到对面一公里以外的楼上的健牌香烟广告牌和上面的电子显示器显示的时间、气温。但冬天天经常是阴霾的，像今天连上面的电子光都看不到。

壹岐关掉电视，起身去厨房准备早饭。现在日本正是元旦放假期间。但在美国从十二月二十几号到年末是圣诞节假期，新年的一月二号已经开始正常的工作日了。

厨房统一在白色色调下。壹岐打开冰箱，里面还有女佣春江为他精心准备的年夜饭。煮年糕汤分成一份一份地装在塑料保鲜盒里，热起来方便。壹岐拿出一个上面写着清汤煮年糕的保鲜盒，倒进锅里，把年糕放进去煮好。然后，端到餐厅宽大的餐桌上，坐下来吃早餐。身上的睡袍也没有换。春江是日本人，二战战败后和驻日本的美军黑人下级军官结婚，来到美国，有三个孩子。越南战争中丈夫战死，她成了寡妇。春江的娘家是开餐馆的，她做的饭很好吃。但是，一个人吃着从保鲜盒倒出来的煮年糕，日本寄来的漆器饭碗和筷子再好，吃起来也如同嚼蜡。

吃完早饭，壹岐把碗筷放进厨房的水池里，进了书房。二十平方米的书房里摆着床和衣柜，除了吃饭，壹岐的日常起居都在这里。他脱下睡袍、睡衣，穿上内衣、袜子，换上西装。然后，打开抽屉准备拿笔，手却不由自主地伸向桌子。他再次拿起直子和诚寄来的贺年片。直子的贺年片是和纸做的，字迹娟秀，很像她母亲的字体。

新年快乐！我们一家都很好。阿太已经一岁两个月了，和他的名字一样，吃得胖乎乎^①的。他特别喜欢爸爸寄来的玩具，一刻也不离手，

^①日语中“太”有胖的意思。

连洗澡的时候都拿着。不过，他长得越来越像伦敦。伦敦倒是很高兴，可是在我心里暗暗祈祷，但愿下次能生一个长得像爸爸您的宝宝。

壹岐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但瞬间就消失了。因为，直子和伦敦是不顾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结婚的。直子告诉父亲她要和东京商事的鲛岛辰三的独生子结婚的时候，正好是壹岐决定来纽约赴任的时候。妻子死后，直子一边工作，一边忙家务。壹岐要请个保姆，她说不用，她不想让外人来打搅他们父女。一到星期天她总是忙里忙外，手脚麻利地洗衣服、打扫。看着女儿，壹岐常常忍不住吃惊，她太像她母亲了。因此，只要一提到直子出嫁壹岐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更别说要嫁的是鲛岛辰三的儿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他开始坚决反对。可是，直子不改初衷，非伦敦不嫁。为了女儿的幸福，壹岐忍着肝肠寸断的痛苦同意了这门婚事。鲛岛那方却坚定不移、自始至终地反对。但是，他们的儿子伦敦全然不顾父母的狂乱，一个人操办了婚礼，办了一切手续。他的冷静大胆反而让壹岐感到有些害怕。鲛岛收到伦敦亲笔起草的请柬，备受打击。他找到壹岐，求壹岐想办法取消这门婚事。听壹岐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以后，鲛岛夫妇竟然作出了缺席独生子婚礼之举。事也凑巧，壹岐正好要来纽约工作，所以，伦敦和直子的新居就安在了他家。这下，鲛岛夫妇更是怒火中烧，直到今天都拒绝和儿子、儿媳联系。

放下女儿的贺年片，壹岐又拿起儿子从印尼寄来的圣诞卡。黑底金箔，印着印尼古典舞蹈造型的圣诞卡上只写着一行字：“年末年初在雅加达度过。”诚从东北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五井物产。两年后，公司要派他去纽约，他却选择了粮油部负责的印度尼西亚农业开发工程。壹岐还在心里暗暗期盼，虽然公司不同，但如果诚来纽约，他们父子还可以一起生活。没想到诚对纽约根本不感兴趣，毅然加入了开发工程的团队，奔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赤道上的丛林，和当地人一起流血流汗，开发农业。小时候，诚敏感、寡言，壹岐总觉得他不像个男孩子。现在，诚成了一个坚强的商社人。虽然走的路和自己相反，但壹岐仍感到欣慰。欣慰的同时又有几分失落。他让诚圣诞节的时候来纽约看看，并说把飞机票给他寄去。可是，诚选择了在雅加达过圣诞。这就让壹岐感到更加失落。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壹岐拿起话筒，里面传来公寓大厅门童的声音，通知他每天早晨八点二十准时来接他的车到了：“先生，您早！接您的车来了。”壹岐给九点来上班的春江留了一个条，向她问候新年。然后，锁上门，穿过悄无声息的长长的楼道，坐电梯下楼。

美国近畿商事在公园大道三〇〇号一座高耸入云的九十层写字楼里。

壹岐手提公文包，在地下停车场下了车。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在家时的忧郁，神清气爽地走进直达三十层的电梯，按下“45”的键。这座名为新潘奈姆的高层建筑三年前竣工，共有五百家企业。日本企业除了包租了七十一、七十二两层的美国五井物产以外，包括一些小型事务所在内共十三家。

电梯静静地升上三十层。里面有美国人、德国人、中国人，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籍。早晨八点半以前来三十层以上的办公室上班的人都是大公司的职员。他们身穿并不显眼但做工精致的羊绒大衣，手提公文包，紧紧盯着楼层显示键。

壹岐在四十五层下了电梯，推开印有美国近畿商事徽章的玻璃大门。按照日本过新年的风俗，前台摆放着松枝和菊花。前台小姐还没到，黑人保安在远处向壹岐问候：“Good morning, Sir!”

壹岐走过悄无一人的走廊，推开最里面的一扇厚重的房门。里面是一个套间，外面是秘书办公室，里面是社长办公室。这里实质上是近畿商事的纽约支店，由于税法的关系，形式上是当地的公司。从社长办公室的玻璃窗上可以看到曼哈顿主要街道公园大道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中央公园葱郁的树林尽收眼底。

两年前的春天，当壹岐第一次站在这个窗前的时候，巨大的压力向他袭来。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作为美国近畿商事的最高负责人，他将在这里加入世界各国企业的行列。他的心中充满强烈的责任感，同时涌起对大门社长的感激。是大门社长给了他这个机会。

八点五十五分，秘书刚到，副社长海部要和分管财务的池田元利就一起走进壹岐的办公室。

池田说：“早上好！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纽约日本商社中的利润冠军。”池田以前在大本总社的财务部工作，除了讲英语的时候，平时一口大阪话。他是个行动派，只要能筹集到基金，他可以不顾一切，跑遍纽约的各个金融机构。

分管业务的海部也说：“是啊！今年我们要抓住巨大的商机！”海部带着金丝边眼镜，温和的脸上燃烧着斗志。

壹岐看着两人，说：“如果没有你们两个人的协助，我是干不了这个社长的。今年也请你们多多提携！”

来到纽约以后，由于语言障碍，壹岐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感到很不方便。他不得不学英语，再加上清苦的鳏夫生活，他的体重减了八千克。他经历了种种无法言说的辛劳。但是，想到鼎力相助的职员们，他心里充满感激。特别是海部，壹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他的感谢。当年壹岐进入近畿商事，迈出第二次人生道路的第一步之后不久就

被派到美国出差。那时，没有法人化，海部是纽约支店粮油课的职员。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新，壹岐很欣赏他。后来，壹岐组建业务本部的时候，就把他从纽约调回了日本。他和兵头信一良、不破秀作成了壹岐海外信息方面的三智囊。由于这个缘故，壹岐决定赴纽约任美国近畿商事社长的时候，无法张口让海部和他一起来。可是，要做壹岐在美国的左膀右臂，兵头信一良过于不拘常理，不破秀作海外工作经验不够。而且，壹岐打算让他代替自己留在业务本部。思前想后，最后壹岐决定只身赴任。就在这时，海部找到壹岐说，如果您觉得我行，我愿意跟您一起去纽约。他提前一个月上任，为壹岐赴美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秘书苏珊敲门进来说：“到新年致辞的时间了。您和美国银行康奈利先生的午餐订在蓝天俱乐部。三点钟您还要去参加日本贸易振兴会的新年会。”

壹岐和海部、池田一起走出办公室，穿过电梯厅，走进对面的营业部。平时这个时间早已出去跑业务的业务员都在，财务、法务、总务各管理部门的人员也都到齐了。从东京本店派来的八十名常驻职员、在纽约招聘的一百名当地员工，这就是美国近畿商事的全部阵容。

壹岐站在所有员工面前，开始新年致辞：

迎来一九七〇年，今天是近畿商社在新的一年里中的第一天。在此，我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尼克松总统在圣诞节电视演说中说，随着越南战争的长期化，美国正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经受着痛苦的考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正处于一个充满困难的时期。但是，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都要相信美国的实力，为日美双方的繁荣和自由主义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所幸的是美国近畿商事在一百八十名员工的努力下，去年两期都创造了很好的利润，为提高公司的业绩出了一分力。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今年同样以在国际社会中进步和融合为目标，努力提高利润，期待各位做出成绩！

由于顾及到有美国职员，壹岐没有明确说明。但是，被越南战争困扰的美国今后势必调整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政策，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世界的秩序也将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已经到了无法避免的阶段，它将使日美经济更加恶化。

新年致辞结束以后，员工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壹岐和站在前列的美国经理们一一握手，正要返回办公室，分管机械的塙四郎疾步向他走来。平时冷静沉着的塙兴奋地小声说：“终于和福克公司正式取得联系了。福克总裁的智囊、分管海外事业的普拉

特常务副总经理表示想约见壹岐桑。”

壹岐的眼睛不由得一亮，问：“你通知八束君了没有？”

埴一边顾忌着来来往往的职员，一边说：“刚才已经通知了。”

“元旦刚过，很抱歉。今晚七点到我的公寓来一趟。”

“明白！我和八束君一起去。”说完，埴马上就离开了。

壹岐回到办公室，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当平平安安地结束当美国近畿商事社长的第一年那天，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实现千代田汽车公司和外资的合作。千代田和国内厂家的合作没有成功，独立自主的路线也走到了尽头。壹岐想到让他们和三巨头之首福克公司合作。去年秋天他回国的时候，秘密地从千代田汽车公司森社长和他们的主要融资银行第三银行玉井总裁那里拿到了委托书。近畿商事内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大门社长和留在业务本部的不破秀作。美国公司也只有海部、埴和八束三个人知情。

目前日本政府仍极力主张保护民族资本，要想让千代田汽车公司和福克合作成功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经过半年的蛰伏，现在计划终于要启动了。壹岐带着挑战的目光投向窗外巨型企业林立的纽约市中心。

壹岐在新潘奈姆九十层的蓝天俱乐部招待美国银行康奈利副总裁和分管日本业务的卡切斯经理，他们边吃午饭边交谈，气氛很融洽。这是每月一次的例行午餐。对于需要庞大资金支撑的商社来说，和美国的银行打交道与和日本的银行打交道同样重要。而且，往往通过金融方面的消息可以了解到产业界的信息。

蓝天俱乐部是会员制俱乐部，环境幽静。餐厅内大都是一流企业的高管在用工作餐，客流量很少，服务生也了解顾客的喜好。在可以俯瞰到公园大道的窗边，壹岐、海部要和池田元利坐在餐桌的一边，康奈利副总裁和卡切斯经理坐在另一边。康奈利副总裁用优雅的哈佛口音讲了他们一家圣诞节假期去迈阿密度假的见闻。卡切斯经理长得像运动员一样健壮。他比画着告诉壹岐他们，他在加拿大打猎，打到了两头驯鹿。海部和池田不时点点头，壹岐也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大家聊得很高兴。

过了一会儿，康奈利副总裁问壹岐：“壹岐先生，您在纽约迎来了第二个新年，有什么感想？”

壹岐答道：“现在终于习惯这里的生活了。今年我希望在各位的帮助下干一番大事业。”他向对方显示了自己的热情和干劲。

谈生意或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壹岐一定要用翻译。但是，除了跟私人教师学英语，他一直努力尽量用并不流利的英语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现在，日常会话已经没有任何问

题了。康奈利副总裁对这样的壹岐很有好感。他喝着葡萄酒，说：“这也是我们非常期望的。越南战争出现僵局，美国国内劳动力的质和量都有所下降。银行在国内的投资范围缩小。在这样的时期，如果具有世界性规模的日本综合商社有好项目的话，我们很感兴趣，并且可以考虑投资。”

“您认为今年的国情咨文会将是些什么内容？”

每年一月下旬总统在电视里发表国情咨文，阐明本年度的方针政策。美国的外交、财政、经济将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确定方向。

康奈利副总裁拿起餐巾擦了一下嘴角，说：“这个嘛，越南战争几次停战都没有成功，国内物价也上涨了百分之六。所以，政策的重点很可能放在抑制通货膨胀上。联邦储备委员会紧缩通货供给量的政策尤其值得关注。”

海部的金丝边眼镜一闪，问：“美国政府为了减少国际收支的赤字，有没有可能实行限制对日出口的强硬政策？”他问到了一个对日本商社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去年西德有意使马克增值，实际上限制了商品的出口。但是，日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许美国政府会采取限制对日出口或增加关税的举措。不过，美国庞大的国际收支赤字不是靠限制对日输出能够解决的。”康奈利副总裁语气沉重地说。

目前美国社会的反战运动越演越烈，地铁里到处挂着工会贴出的“Ship American, Buy American（用美国船，买美国货）”标语。美国国内外都充满危机感。

壹岐问：“那么，今年是否有可能采取某种措施以求起死回生呢？”

卡切斯经理曾经停薪留职去日本留过学。他说：“壹岐先生真是不一般，看问题就是尖锐。康奈利副总裁和我也正在思考尼克松会采取什么措施。”

“你们认为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台有关政策？”

“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了。所以，日本政府也应该向美国资本开放国门，加快自由贸易的步伐。如果仍维持现状，很可能导致限制对日出口。特别是参议院的贸易保护派议员们，他们一再指责日本无所作为，而美国却把大量资金用在越南战争和支援发展中国家上。”卡切斯经理的话让壹岐他们脊梁骨发凉。但他毕竟是个银行家，没有再说下去。

康奈利副总裁也笑着说：“从我们银行的立场来看，极端地讲，出口也好进口也好都没有关系，只要能赚到外汇兑换手续费就行。不过，不是通过缩小达到平衡，而是日本打开门户，通过扩大达到平衡才能让我们感到高兴。”

分管财务的池田忍不住问道：“您预测利率是多少？现行的百分之六的指定利率有没有下降的可能？”

“那要等国情咨文发表以后才能判断。为了避免之前过度的金融紧缩造成的不景

气，下半期政府有可能控制物价，采取宽松货币、降低利率的政策。”

池田追问道：“如果降低利率，大概是多少？可能是什么时候？”

康奈利副总裁答道：“我估计在百分之五点五到五之间。时期嘛，大概在今年十月份以后。”

池田向前探着身子，还想问个究竟。海部制止住他，说：“这么说今年年末美国的经济景气将有所回升，我们也需要策划一些大的项目。有什么可供我们参考的动向吗？”

康奈利副总裁说：“我认为是能源问题。内政部能源局、政府相关机构都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将成为美国一个严重的问题。”

接着卡切斯经理谈论了中东各石油国的动态。午餐从十二点半一直吃到两点。

送走康奈利和卡切斯，回到四十五层的美国近畿商事办公室。海部对池田说：“我很佩服你的工作热情。不过，他们两位都毕业于哈佛大学，你不要那么露骨地刨根问底地打听利率。话应该说得策略一点儿。”

池田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阪人，咬住猎物绝不松口。所以有个外号叫“老鳖”。他满不在乎地说：“这话说的！我们又不是五井物产、三菱商事，那么文雅哪能筹来钱？再有伟大项目没有钱撑着不是也白搭嘛！筹集资金、利用资金是财务上的工作。只要我在‘世界金库’纽约，我就不会放过机会。我能从这个金库里筹到多少钱，那是我的工作。”他又说还要去跑三家银行，丢下海部急匆匆地走了。

壹岐看着池田的背影，心想这家伙真有意思。等池田走远了，他才对海部说：“福克公司正式和我们接触了。”

海部半信半疑地说：“这是真的？”

“嗯。福克总裁的智囊、分管海外事业的普拉特常务副总经理来信说，希望在底特律福克公司总部和我们见面。”

海部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说：“太了不起了！像汽车行业和外资合作这样的大事业只有壹岐桑能干。”

“这才刚刚开始。对方可是三巨头之一。今晚我叫堉和八束到我公寓，开个会好好商量商量。”

美国近畿商事内部直接担任这项工作的只有堉和八束两个人。而且，他们的直属上司机械部长都不知情，一切工作都在秘密进行。

海部说：“他们两人都三十多岁，有时候难免莽撞。不过，他们和池田君一样，是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来纽约的。所幸的是他们都是为了壹岐桑可以豁出性命的人，我也就尽可以放心。今后，我尽全力多做些工作，好让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福克

这件事上。”海部主动承担起了日常工作。

六点半壹岐回到公寓，打开门锁，推开门，里面挂着防盗链。他按下门铃，女佣春江过来开门。

“阿春桑，你还没回去。辛苦你了！”壹岐脱掉大衣，关心地说。

春江人到中年，已经发胖。但是，她长着一张圆脸，看上去不像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人。她按照日本人的习惯，郑重其事地向壹岐问候新年：“新年好！去年承蒙关照，非常感谢！今年还请多多关照。”

“是我应该谢谢你！总是照顾我。”春江平时总是细心地为壹岐料理家务，壹岐很感谢她。

“哪里谈得上照顾呢！看到壹岐桑工作这么忙，也不再找个太太照料您的生活，我就知道您对死去的太太感情有多深。心里就不由得……”春江说不下去了。

壹岐站在三十七楼公寓的窗边，默默看着外面高楼大厦放射出的宛若璀璨森林般的灯光，心想，在这座绚丽的城市因为孤独感到悲伤的大概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看我，大过年的说这些话。今晚我做了蒸鸡蛋羹，您现在就吃饭吗？”春江生性开朗，马上说。

壹岐马上恢复了一贯的表情，说：“哦，蒸鸡蛋羹？你给我做了这么稀罕的东西。七点多塙和八束要来，我现在就吃吧。”

壹岐在已经摆好和食^①的餐桌前坐下。

春江急忙去厨房，边走边说：“我还得给您做点儿凉菜。我看给你准备的年夜饭没怎么吃，就给您做个年夜饭拼盘吧。”

“那我当然很高兴了。不过，天不早了，做好蒸鸡蛋羹你就回去吧！”

纽约是座危险的城市，晚上女人只身回家不安全。

春江从微波炉里拿出蒸鸡蛋羹，端上餐桌，说：“那我就先回了。明天我要去超市买东西，您有什么需要的给我留个条。”

春江安排好，正要回家，门铃响了。她去开开门，说：“是塙桑他们来了。”

八束功毫不客气地走进餐厅，新奇地说：“哎，蒸鸡蛋羹！”

壹岐苦笑着说：“托春江桑的福，我元旦享了口福。你们要是还没吃晚饭，就一起吃吧！”

“我在公司附近吃过了。要早知道春江桑在，就跟您一起吃了。”八束回头看了一眼前辈塙四郎一眼。

^①日本饭菜。

墙略带忧郁的脸上露出笑容，说：“就算你太太生了孩子，不能给你做饭，你也不能这么贪得无厌啊！人家阿春桑也该回家了。”

“我正准备走呢。八束桑，您太太和孩子都好吧？”春江满脸笑容地问。八束的妻子大年三十刚生了孩子。

“我老婆是谁，那是开车的时候发现要生，一个人直接把车开到医院的主儿。当然没问题了。孩子有七斤多，长得像我，也是个美男子。”八束露出人称“百万美元笑容”的酒窝，得意地说。

“那太好了！你们坐，我先走了。”

壹岐关切地说：“谢谢你！路上小心！”

春江走后，三人转移到客厅。墙和八束轻车熟路地走进房间一角的吧台，准备好酒水，和壹岐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

墙喝了一口玛蒂尼，从公文包里拿出资料。里面有《世界汽车产业界》《三巨头的国际战略》《三巨头和日本》等。每个文件夹的封面和每一页都留下了这半年来三人在这套公寓里商讨的痕迹，上面写满了用红绿圆珠笔写的笔记。

壹岐问：“今天福克公司来信的事儿告诉东京的不破君没有？”

墙从资料里拿出福克公司的来信，回答说：“幸好日本的元旦假期还没有过。我直接给不破桑家打电话，给他念了福克公司来信的全文。”

壹岐问墙：“千代田那边呢？他们和外资合作的决心没有动摇吧？”

“我也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福克公司的反馈，如果在交涉过程中千代田顾及到通产省的意图，中途提出还是要和爱奇或者日新等国内厂家合作的话，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信誉问题。所以，我特别向不破桑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千代田方面的工作由他负全部责任，让我们全力以赴，短时间见成效。”

“嗯。我也给大门社长打过电话，他非常高兴。说他很快就和千代田的森社长和第三银行玉井总裁面谈，再次促使千代田首脑下决心。他鼓励我们放心大胆地去交涉，并且说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壹岐把几小时以前和大门社长在国际长途电话上的谈话内容转达给墙和八束，喝了一口威士忌。

想当初，在东京总社任常务的时候壹岐就开始参与有关千代田汽车公司的工作了。分管机械的里井副社长提前了解到通产省重组汽车行业的意图，积极迅速地采取行动，试图让业界第四位的千代田汽车公司和第五位的富国汽车公司合作。而千代田分管技术的小牧常务和壹岐面谈，恳请他帮助千代田走自主独立的路线。但是，翌年春天千代田汽车公司倾注全力开发的老虎1600投放市场后，被爱奇的卡罗纳和日新的红鸟击败，不仅没能实现自主独立的路线，还陷于富国方面提出不予合作的境地。

他们面临着生死抉择，或者甘愿与国内两大厂家签订从属性的合作关系，或者与虎视眈眈瞄准日本市场的外资合作，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千代田汽车公司的首脑仍无法摆脱自主意识的束缚，迟迟作不出决断。他们的融资银行第三银行难以忍耐，于是，同意了壹岐的提议。

壹岐一口喝干杯中的威士忌，说：“来，我们来考虑一下福克公司的对策。在第一次会谈中我们就必须拿出无懈可击的理论根据，确保福克公司对和千代田的合作感兴趣。重点有这么几个：第一，日本汽车市场现状；第二，通产省的政策、汽车行业的意向；第三，未来日本市场需求……”他条理清晰、沉着冷静地部署与三巨头之首的福克公司的谈判策略。

海部要疾驶在高速公路上，正往纽约郊外的维斯特切斯特的家里赶。车里很暖和，但是，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七八度，汽车的挡风玻璃雾气蒙蒙。

今天晚上，他招待从新加坡来的客户吃过晚饭后，又带他们到夜总会，刚才刚把他们送回酒店。身为美国近畿商事副社长，他一个星期有一半时间花在这种应酬上。

汽车开进维斯特切斯特，树木显得高大起来。这里是安静的住宅区。海部把车开到自家门前，看见墙的车停在门前。他把车停在车库里，敲响门铃。

“你回来了！”身穿毛衣和长裙的妻子迎了出来，“艾美来了。”

艾美是墙四郎的美国妻子。

“她怎么来了？这么晚了。”

“还不是因为墙桑连着好几天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家。艾美好像都有点神经衰弱了。正在那儿哭呢，说四郎不爱她了。你快去劝劝她吧！”

海部走进客厅，见艾美一头棕色的头发凌乱不堪，面色憔悴。艾美悲悲切切地问：“海部先生，四郎在哪里？他在干什么？”

海部说：“他在公司加班呢。”

艾美摇着头说：“不！你在说谎。六点、七点、八点，我给公司打过三次电话。七点的时候公司的人说四郎早就回家了。”

海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他不能说墙和八束正在壹岐家工作。福克公司和千代田合作的事儿在公司内部都是保密的。何况，如果告诉艾美，那就不只是打个电话的问题了，她会马上开车闯到壹岐家去的。

“海部先生，以前不管工作多忙四郎都会告诉我他在那里。可是，从一个月前开始，他回家回得晚了，也不告诉我去哪儿了。回来晚的时候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四郎有情人了？”艾美突然妒火中烧，发疯般地说，“和我结婚以前，他不是有一个

同居的情人吗？”

堉以前的确有个情人。两人虽然彼此深深相爱，但对方却留下一句不能和“黄种人”结婚的话离开了他。海部使劲儿摇摇头说：“NO！他现在正在参与一项公司非常重要的秘密谈判，不能告诉你他在哪儿。”

艾美生气地说：“可是，我是他的妻子。无论什么秘密谈判，我都有权利知道他在那里。”

海部劝说道：“艾美，这就是日本社会和美国社会不同之处。你以前也在近畿商事的洛杉矶支店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四郎作为一个优秀的商业人才得到了壹岐社长的高度评价，对他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艾美在美国人里本来就是身材瘦小的，现在更是缩成一团，明确地说：“壹岐先生是军人出身，是‘神风社长’。对我们的家庭来说，他的赏识一点儿都不值得高兴。”

海部的妻子插进来说：“如果四郎桑高升了不是很高兴的事儿吗？好了！你不用担心了。玛丽和乔治要是醒了，看不到妈妈会害怕的。”她关切地提起艾美六岁和四岁的孩子们。

“是啊！这两个孩子都离不开我，我不在家，他们一定会哭的。”说着，慌忙从提包里拿出车钥匙，站了起来。

艾美走了以后，海部的妻子说：“我挺同情艾美的。我也……对了，人家八束太太刚生下一个男孩儿，八束先生很少在家，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八束太太说壹岐桑用人太狠，对他很怨恨。壹岐桑自己死了太太，可以不顾一切地工作。可是，他也应该为有家的部下们想想。家属们的牺牲可不是一点点。”她把平时的怨气一股脑都倒了出来。

海部生气地说：“不要说这种话！”

“不！我要说！其实我们家是最大的受害者。八年前，我们带着在美国小学受欺负、得了自闭症的阿茂终于回到日本。阿茂留了一级，上了中学。好不容易上到高中，到了快上大学的关键时期，你又第二次来纽约。美国近畿商事副社长也就是挂个名，要是回了总社你还不是部长级的高管？你为什么为了给壹岐桑效劳，不惜牺牲自己独生儿子的前途呢？这日本不日本美国不美国的教育，万一阿茂两边的大学都考不上怎么办？”

“孩子学习不好，你在这儿嚷嚷说是因为公司牺牲了孩子的前途。这是没本事的人才说的话！有能耐的从国外回去一考就能考进东京大学。没能耐的在哪儿都不行。有什么必要非要让他上大学，去寿司店干算了。”

“什么？寿司店？你，你真是这么想的？”海部太太气得说话声音都发抖了。

咣的一声，他们的儿子海部茂的房门打开了。在美国上高二的茂穿着红毛衣，留着披肩的长发，带着黑色圆框眼镜。他探出头来，赌气地说：“爸爸说得对。我学习不好，将来去摆个热狗摊儿或者卖小吃什么的。启动资金你们要给我的啊！你们就我这一个儿子，这点儿钱不算什么吧！”说完，哼着流行的摇滚乐去厨房了。海部虽然嘴巴硬，听儿子这么一说心里不由得感到失落。

“你这人！儿子搞不好要去摆热狗摊儿。我呢，每次公司开派对，因为壹岐桑没有夫人，我都要被叫去充当女主人的角色。连那个跟黑人结婚的保姆都对我指手画脚的。她到底算什么呀？那哪儿叫尽心尽力，完全是摆出一副壹岐夫人的样子。真可笑！”海部太太撇着嘴说。

“别胡说！春江桑是个正派人。她靠死在越南战场上的丈夫的抚恤金和自己的劳动所得供孩子上大学，堂堂正正做人。比那些和半吊子白人结婚的战争新娘强多了！”

“哎？怎么一说到壹岐桑，连他的保姆都是好的？你对他真是不一般的好啊！要好就好到底，给他介绍一个对象，让他再婚好了。我请求卸任女主人这个角色。”海部太太一字一顿地说。

这时，电话铃响了。海部站起来去接电话。是从洛杉矶打来的长途。

“喂！是我，兵头。你还好吧？”

“噢！是兵头君呀！你是明天到纽约吧？壹岐桑也很想见你！”

“唉！计划变了。我要去趟波士顿，晚三天到纽约。那几天壹岐不会去出差吧？”

“没有。算你运气。今天晚上他和瑯、八束在他家开会呢。”

“那你向他问声好！挂了！”兵头还是那么不拘小节。

壹岐到纽约赴任后，兵头信一郎从业务本部调到石油部任部长。一年里有大半年在世界各地的产油国之间飞来飞去。

“兵头桑来了，你又有理由很晚才回家了！”

海部身后传来妻子怒气冲冲的声音。

连日来寒流袭来，纽约天寒地冻。今天下了今年冬天的第二场雪。

雪从中午开始不停地下。到了下午四点左右灰色的纽约披上了银装。从耸立在公园大道三〇〇号的新潘奈姆大厦四十五层美国近畿商事社长办公室俯瞰，曼哈顿宛如一张圣诞卡般美丽。

但是，壹岐一整天都在为劳务问题伤脑筋。作为保护黑人及少数民族政策的一环，纽约市政府规定，本部设在纽约的企业里这类人群必须占员工的百分之二十。美国近畿商事也雇用了一些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由此，公司内经常发生一些因人种问题而起